

亦舒精选

红尘



婚姻随缘
可有可无
有的话一样珍惜
没有也一样高兴

亦舒／著

亦舒精选

红尘

(加拿大)
亦舒／著

南海出版公司
二〇〇二·海口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

图字：30 - 2002 - 123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红尘/ (加) 亦舒著. - 海口: 南海出版公司, 2002.10

ISBN 7-5442-2247-0

I. 红… II. 亦… III. 长篇小说 - 加拿大 - 现代
IV. I71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62957 号

HONG CHEN

红 尘

作 者	(加) 亦舒
责任编辑	袁杰伟 杨 雯
封面设计	姚 荣
版式设计	零语设计
出版发行	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(0898) 65350227
社 址	海口市蓝天路友利园大厦 B 座 3 楼 邮编 570205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唐山市润丰印刷有限公司印装
开 本	850×1168 毫米 1/32
印 张	6.375
字 数	117 千字
版 次	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 ~ 5000 册
书 号	ISBN 7-5442-2247-0/I·456
定 价	12.00 元

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周如心有一份非常特别的职业，她的工作是修补瓷器。

当然不是普通缸瓦，一般碗碟跌崩口，或是落地开了花，多数扔掉算数。

周如心修补的是有市场价值的古董瓷器。

年轻的她在初中时期就随一位长辈学得这门手艺，老人家是她的姑奶奶，即是如心祖父的妹妹。

那位周金香女士很喜欢如心恬静沉默的性格，资助她读书，听她讲心事，并且把这门手艺陆续传授给她。

到如心正式为她工作时，她肯定已经年过六十，但不知怎地，保养奇佳，看上去只似五十许人，口角却更年轻。

她拿着客人送来的瓷器说：“其实所有东西破碎了都无法弥补。”

如心完全赞同。

姑婆加一句，“尤其是感情。”语气非常怅惘。

她独身，是名副其实的老小姐。

陈年有否为一段不可弥补的感情伤过心，已不可考，亦无人敢问，也许肯定有吧，如没有深爱

过，怎么会有那么怅惘的神情？

她继而轻轻地说：“这些人，易碎之物没小心爱惜，待破损了又拿来修补，呵，想骗谁呢！”

如心不假思索地说：“骗自己。”

姑婆“嗤”一声笑出来，“讲得好。”

店开在都会旧区的古老大屋里，渐渐颇有点声誉，口碑佳，找上来的客人多数由熟人介绍，并没有太名贵的瓷器，不难应付，市面那么繁荣，收费略高也不为过，两婆孙生活相当舒泰。

如心有次对着镜子问：“我是蓝领，抑或白领，抑或什么都不是？”

如心在外国大学报了名读函授课程，选什么科目？当然是东方文物。

因为工作性质清高，无须参与人事纷争倾轧，周如心气质有异一般年轻女子。

她脸上有一股秀丽的书卷气，举止飘逸潇洒，已有不少男士们问过“那白皙皮肤又爱穿白裙的女孩是谁？”

如心的特色是全身不戴任何装饰品，头发上一只夹钗也没有，全不见耳环项链戒指，因不必赶时间，也不戴手表，看上去非常清爽自然。

事情发生在一个夏日黄昏。

姑婆照例在最热的两个月到欧洲度假，只剩下如心一人守着店堂。

为免麻烦，她迟一小时启铺，早一小时关门。

那日黄昏，因为空气调节出了点毛病，故此找了人来修理，技工迟到，又检查得仔细，故此打烊时已接近六点。

她正拉上闸门，背后有一个人焦急地说：“慢着，小姐，你可是缘缘斋负责人？”

如心无论什么时候都气定神闲，闻言微笑转头去，只见叫住她的是位年约五十余岁的男士，头发斑白，身形维持得相当好，但神情颇为沧桑，这个时候，他甚至有点激动。

如心轻轻问：“有何贵干？”

那位男士料不到转过头来的会是一位大眼睛女郎，那漆黑的双瞳叫他想起了一个人，他愣住了。

倒是如心提醒他，“你找我吗？”

那人才答：“是，是。”

“我们已经打烊，明天早上——”

“不，小姐，我有急事，请破例一次。”

他掏出手帕抹去额角上的汗。

如心这样想：如此凑巧，可见有缘，且看看他有何事。

她重新开启闸门，“请进。”

那人松了口气。

如心招呼他入店堂，用一只宣统宜兴茶壶泡了龙井来。

茶壶上有“延年”二字，那人注意到，忽然苦涩地笑。

他把手中拿着的一只盒子放到桌子上。

接着递一张名片给如心。

如心低头看到黎子中三个字，名片上没印有任何头衔。

如心微笑，“黎先生，请先喝杯茶。”

黎氏像是自如心的笑靥里得到颇大的安慰，拆开盒子，“我有一件瓷器需要修补。”

如心莞尔，那自然，不然，何必赶来缘缘斋。

黎氏声音又沮丧起来，“我赶着要，希望在一天之内完工。”

如心说：“先看看是什么情况。”

黎氏叹口气，打开盒子。

如心看到的，只是一堆大小碎片。

她抬起头来，看着黎氏。

黎氏明白她的意思，“我知道，我知道。”

如心轻轻说：“烂成这样，如何再补？”

“不，请你帮帮忙。”

“这并非无意失手，此乃蓄意破坏，由此可知，物主已无怜物之心，不如另外找一件完美的。”

黎氏无言。

如心拾起碎片看了一眼，“这本是只冰裂纹仿哥窑瓶，约于光绪晚期制成，不算名贵，由于谐音碎与岁，瓶与平，暗藏岁岁平安吉语，故受收藏者欢迎，它随时可以找得到。”

如心已经站了起来。

她打算送客。

那黎氏抬起头，一脸恳切，刹那间他的面孔奇幻般地变得非常年轻，神情像一个少年为恋慕意中人而充满纠缠之意。

如心讶异。

但随即他又恢复本来姿态，低下头，无限苍茫。

不过如心已经感动了。

为什么店名叫缘缘斋？总有个道理吧。

她轻轻说：“黎先生，我且看看我能做什么。”

那黎子中闻言吁出长长一口气，“谢谢你，谢谢你。”

如心说：“不过，即使把碎片勉强拼回原来形状，你必须知道，瓶子也不是从前那只瓶子了。”

“是，我完全明白。”

“有人应该对这样的蓄意破坏负责。”

“那人是我。”

如心又得到一次意外。

“摔破瓶子的是我。”

如心知道她不方便再问下去。

“你星期三上午来取吧。”

“那是两天时间。”

“黎先生，修补过程很复杂。”

“是，我明白。”

他站起来，身形忽然佝偻，变得十分苍老。

走到门口，又转过身来，“小姐，你是专家，请问如何保护易碎之物。”

如心闻言一笑，“你真想知道？”

“愿闻其详。”

如心坦率地说：“我家不置任何瓷器，没有易碎之物，也就不担心它们会打碎。”

黎氏听了如心的话，浑身一震，然后离去。

如心注意到门外有等他的车子，司机服侍他上车。

她先锁上店门，然后看着那一盒子碎片发愣。

不是补不回来，而是补回来也没有用。

不过那位黎先生硬是要付出高昂代价来修补不可修补的东西，就随他的意吧。

那一晚，如心在店里逗留到深夜才走。

缘缘斋有一种秘方胶浆，处理瓷器，万无一失，这次当可派上大用场。

把瓷瓶大致拼好，如心轻轻说：“破碎的心不知可否如此修补。”

那夜她看了看天空，又说：“女娲氏不知如何补青天。”

叹口气，回家休息。

如心同姑婆同住，日子久了，与父母感情反而比较疏离，尤其不能忍受两个妹妹爱热闹的脾性。

如心个把月才回一次父母家，姑婆的家才是她真正的家。

如心所言非虚，家中真无易碎之物，极少摆设，简洁朴素。

第二天清早她就回店工作。

拼好碎片，做打磨工夫，再补上瓷釉，做好冰纹，行外人离远看去，也许会认为同原瓶差不多。

可是明眼人却觉得瓶子毫无生气，宛如尸首。

如心对自己功力尚未臻起死回生境界甚觉遗憾。

若由姑婆来做，当胜三分。

可是姑婆去年已告退休，“眼睛不济事，凝视久了双目流泪不止，眼神还是用来多看看这花花世界。”

风干，打蜡，都是细磨功夫。

黎子中先生在约定日子一早来提货。

他看到的如心穿着件米色真丝宽袍，笑容可掬，冰肌无汗，他对她有强烈好感。

如心把瓶子抱出来，他忽然泪盈于睫，“谢谢你的巧手，周小姐，它与原先一样了。”

如心不忍扫他的兴，与原先一样，怎么可能？

他问人工价。

如心说了约值瓷瓶三分之一的价钱。

那位黎先生掏出一张预先写好的支票。

如心一看银码，诧异地笑，“好买一对全新的了。”

黎子中也笑，一言不发离去，仍是那部车，那

个司机。

如心站在店门口送客。

真是个怪人。

打烂了瓶子，却把碎片小心翼翼收着，日后，央人修补，又自欺说同从前一样。

如心耸耸肩转回店里，缘缘斋照常营业。

那一个夏季，生意颇为清淡，如心坐在店堂里悄悄看《诗经》，这一篇“卫风叫木瓜”，多么奇怪的诗名：投我以木瓜，报之以琼瑶，匪报也，永以为好也。

又过了一个月，姑婆回来了。

她说：“噢唷，这里天气还是那么闷热。”

可不是，八月快结束了，气温还高得只能穿单衣。

她看到柜面放着一只百花粉彩大瓶。

“谁拿来的？”

“廖太太，说是亲家公生日，叫我们把瓶口缺的地方补一补送过去做礼物。”

“嗯，这瓶花团锦簇，富丽悦目，寓意百花吉祥。”

“廖太太还说，攀亲家最好门当户对，否则人出鸡你出酱油就要了老命。”

姑婆听完这话直笑。

如心也笑。

“当初廖小姐嫁入豪门她好似挺高兴。”

如心说：“天真嘛，总以为世上有什么可以不劳而获。”

周金香女士看着侄孙，“你呢，你有无侥幸想法？”

“绝对没有。”

“那好，”姑婆颌首，“那你就不会失望。”

不过周如心有时会觉得寂寞。

整个秋天，每日上午她都在后堂练画流云八蝙等图案，以便修补花纹时得心应手，在瓷器上鸳鸯代表爱情、蝙蝠代表神祉，蕉果与童子是招子，鹰与猴是英雄有后，帆船是成功，竹是君子，八仙是长寿，还有，长寿、平安、多子、功名也是传统社会重视的一环，鸡与鸡冠花便隐喻官上加官。

如心统统画得滚瓜烂熟。

凭这一门手艺，生活不成问题。

姑婆站在一旁看她练画，忽生感慨，“亏得太平盛世，人们才有心思收藏这些玩意儿。”

如心笑，“那当然，排队轮米之际，谁还有空儿欣赏这些瓶瓶罐罐？”

“你太公说，清末民初转朝代时，无数宫廷古董流落民间。”

如心抬起头，“我还以为大半转手到欧美诸博物馆去了。”

“玩物，是会丧志的吧。”

“沉迷任何东西都不好。”

“对，保险箱里有一张黎子中署名支票——”

“那是一位感恩的客人。”

“可见你手工是越发精湛了。”

如心谦逊道：“哪里，哪里。”

混口饭吃是可以的。

初冬的早上，姑婆已在招呼客人。

老人爱耐心解说：“这尊文殊菩萨像由柳木雕成，小店不修理木器，我介绍你到别处去。”

如心一看，果然是代表大仁的文殊，因为骑在狮子上，不同菩萨蹲不同的神兽。

那客人不得要领，只得捧着木像走了。

如心问：“是真的十五世纪明朝产品？”

姑婆笑不可抑，“你觉得它是真的，它便是真的，即使它是假的，它也不会害人。”

这时候，有一西装客推门进来，“我找周如心小姐。”

如心讶异，“我就是。”

“周小姐，”那人走近，掏出名片，“我是刘关张律师楼的王德光。”

“噢，王律师，什么事？”

“周小姐，你可认识一位黎子中先生？”

如心抬起了头，“他是位顾客，他怎么了？”

“他于上星期一在伦敦因肝癌逝世。”

如心忍不住“啊”地一声，觉得难过。

如今想来，他的确有病容，与他有一面之缘的

如心深深惋惜。

王律师取出文件，“周小姐，黎子中遗嘱上有你的名字。”

这次连阅历丰富，见多识广的姑婆都在一旁“啊”了一声。

“黎子中先生把他名下的衣露申岛赠予你，你随时可以到我们办事处来接收。”

周如心站起来，无限惊愕，“什么，他把什么送给我？”

王律师笑，“一个私人岛屿，周小姐，它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名字，叫衣露申，英语幻觉的意思。”

周如心跌坐在椅子上，半晌做不得声。

过一会儿她问：“王律师，这个岛在何处？”

王律师摊开带来的地图，“别担心，它并非在蛮荒之地，看，它位于加拿大温哥华以西温哥华大岛附近，乘街渡十五分钟可达 BB 磨城，转往温埠只需个把小时。”

“它叫衣露申？”

“是，周小姐。”

周如心瞠目结舌，“我要一个岛来干什么？”

“周小姐，该处是度假胜地。”

“露营？”

“不不不，周小姐，岛上设备完善，有一幢五间睡房的别墅，泳池、网球场以及私人码头与游艇，啊对，还备有直升飞机及水上飞机降落处，有

一男一女两位管家打理一切设施。”

如心看着姑婆，不知说什么才好。

王律师十分风趣，“周小姐几时招呼我们去玩。”

气氛缓和。

如心问：“黎先生还有没有其他嘱咐？”

王律师摇摇头，“我并非他遗嘱执行人，那位律师在伦敦，因这部分牵涉到本市的周小姐，他们才委托我来做。”

“谢谢你，王律师。”

“周小姐，请尽快来办理接收手续。”

周金香女士此时缓缓地说：“往后，谁负担岛上一切开支？”

王律师欠欠身，“所有开销黎先生已嘱地产管理公司按期支付，无需担心。”

呵，端的是十分周到。

“我告辞了。”

王律师走后，如心大惑不解，“为何赠我以厚礼？”

姑婆代答：“投我以木瓜，报之以琼瑶。”

人生充满意外。

姑婆问：“你会去那岛上看看吧？”

“或许等到春季吧。”

“它叫衣露申，幻觉的意思。”

“那位黎子中先生对生命好似没有什么希望。”

“每个人的人生观不一样。”姑婆感叹，“可惜我没见过这位黎先生。”

如心在地图上找到衣露申正确位置，原来它西边向着浩瀚的太平洋；又在地产专家处得到资料，原来这种无名小岛在温哥华时时有得出售，而且价格不算昂贵，约百万加元便有交易，岛主并有命名权。

最考人的地方是建屋铺路以及日后维修的费用。

专家说：“岛上没有挖土机，运去实在更麻烦，泳池要用人工开出，十分昂贵。”

王律师催促了好几次，周如心终于去签名承继衣露申岛。

自该日起，周如心成为衣露申岛岛主。

王律师笑道：“周小姐假使你愿意移民，我可代办手续，做一点投资，很快可以办妥。”

如心只说要想一想。

过年前，店里忽然忙起来。

可能是送礼的季节到了，又可能过年要讲究摆设，需要修补的古玩堆满店堂。

若不是通宵赶工，怕来不及交货。

姑婆说：“推掉一两单嘛。”

“都由熟人介绍，不能叫他们觉得没面子。”

姑婆看着如心，“把这店给你呢，只怕消耗你的青春，不给你呢，又不晓得如何处置它。”

如心抬起头来，有不祥之感，“姑婆说什么？”

姑婆笑道：“最近老是觉得累。”

“你不忙上店来，过了年再说。”

“人手不够。”

“我们稍后请一个女孩子帮忙。”

“不，用一个男孩子好，可以帮我们担担抬抬。”

“就这么敲定了。”

除夕，客人来领走了所有的古董。黄昏，如心打算打烊。

姑婆忽然说：“如心，你去看看对街的茶餐厅是否仍在营业，我想喝一杯香浓檀岛咖啡。”

如心立刻说好，“我马上去。”

其实店里备有咖啡，可是姑婆想喝对街的咖啡，又何妨跑一趟，如心就是这一点善解人意。

伙计笑，“周姑娘，还未休息？”

“这就走了。”

店里还有无处吃团年饭的客人，世上总有寂寞的人。

今晚看样子她要陪姑婆吃饭，八九点才回父母处去。

盘算着回到缘缘斋，推开门，发觉姑婆坐在椅子上，手肘搁桌子上，一手托着腮，垂着眼，正微笑。

如心说：“昨日我吩咐佣人做几个清淡的菜，